

流光碎影

冰河逃生

□寇俊杰



绘图 仁伟

我10岁那年寒假,天很冷,大人都忙着准备年货,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头的小河边玩耍。

我们玩儿打仗的游戏,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休息。小草早已干枯,躺在上面软软的,晒着太阳很暖和。休息了一会儿,有人提议:“我们到河面上滑冰好不好?”这可是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有人反对,有人赞成,还有人怯怯地问:“老师说过,不让我们到河面上滑冰,万一掉下去怎么办?”“没事儿,这么冷的天,河面早冻结实了,怕什么?”有人马上为他壮胆。几个胆大的走到河边,用脚小心地试探。数九寒天,河面真的冻得很结实,于是,几个人开始在河面上滑起冰来。他们滑了几圈,高兴地说:“你们看,没事儿吧,你们也快下来吧!”

看着他们在河面上滑动的身影,我们几个胆小的也跃跃欲试。我们在河面上开心地滑着,一个个像疾飞的燕子,轻轻掠过河面。我嫌河边人太密集,就往远处滑去。突然,咔嚓一声,冰裂了一块,我掉进了冰窟窿里。伙伴们听到响声,赶紧停了下来。我

吓坏了,挣扎着想出来,可我越动冰裂得越快。比我大3岁的卫国说:“你别动!再动冰就全裂了!”我赶紧停下来,一动也不敢动。卫国又说:“你等着,我找根树枝把你拉上来!”说着,他和几个人分头去找树枝。河边就有大树,没过多长时间,他就把一根长树枝折了下来,远远地递给我说:“你抓着

树枝,我们把你拉上来!”我抓住树枝,他们几个人像拔萝卜似的,用力把我拉了上来。

多年后,我成了一名小学老师,每年临放寒假的时候,我都把这次经历给孩子们讲一讲,告诉他们千万不能到河边玩耍,因为有些危险是看不到的。

我爱我家

爱就这么简单

□王少先

爱人说要带孩子出去吃饭,我说就放在周六或周日吧,可爱人和孩子坚持要放在周一,我多想就答应了。

周一11点多,爱人打来电话说已和孩子到饭店了,问我想吃什么。我说随便,只要吃饱就行。

我下班赶到饭店,爱人和孩子已点好了菜,我一看都是我的所爱,拿起筷子就要吃。孩子说:“爸爸,把眼睛闭上。”我想,难道吃个饭还有什么玄机?等我睁开眼,桌上放着一个非常精致的蛋糕。哦,原来当天是我的生日。

“祝老公生日快乐!”“祝爸爸生日快乐!”爱人和孩子同时举起了杯向我祝福。

那一刻,我很感动,虽没有热闹的场面,没有奢华的礼品,简简单单的小聚、朴朴实实的祝福,却让我感受到了爱人和孩子对我的深深爱意。

爱,其实就这么简单,亲人间的相视一笑,还有那熟悉的眼神和轻轻为你整理衣角的动作,都会令你心醉。

咱爸咱妈

那年那月

□杨亚丽

“爸,我妈摊煎饼的水平高多了。”咬着外焦里嫩的萝卜煎饼,我对父亲说。“那是,你妈摊的煎饼我最爱吃了。”父亲夸张的表情让我觉得好笑。

那年冬天,有一天天黑了母亲才回来。她锄了一晌儿地,手腕肿得老高。我已经熬好了稀饭,但没有干粮吃。我说摊煎饼比较省事。母亲说好。她把白萝卜丝、盐和葱花放在面糊里搅匀。我把鏊子烧热,用萝卜头蘸一点儿菜油在鏊子上抹一下,倒一勺面糊摊开,略等一下就出锅翻面儿。谁知道,面糊沾在鏊子上下不来,眼看就糊了,我顿时手忙脚乱。

母亲嗔怪着接过锅铲,谁知她也一样,连续做了几个煎饼都不成

样子。父亲边吃边埋怨,说以后再摊煎饼就把鏊子敲碎。事后,母亲找原因:也许是面粉放久了,不筋道了,也许是鏊子太涩了。她没有想到面糊里应该放几个鸡蛋或在鏊子上多抹一点儿菜油。

不是母亲吝啬,是那时候家里穷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,父亲常年生病,哥哥们正是淘气的年龄,五六亩庄稼地全由母亲侍弄。在母亲的唠叨中,我学会了喂鸡、洗碗……有时我也会发牢骚:整天剁鸡食,却吃不上一个鸡蛋!其实我明白,鸡蛋攒起来要换油,剩余不多的还要让父亲补身体。父亲几次从鬼门关里逃生,与几十年如一日喝鸡蛋茶无关系。

五味人生

“外遇”

□解孟周

下班回家的路上,我心情特别好,一边走一边唱着《穆桂英挂帅》:“王伦贼一马三箭射得准,在旁边可气坏了他们兄妹二人……”不知不觉已到了家门口。

我推门进屋,老婆正在教女儿唱歌,看见我进屋,端了一杯茶水给

我,说:“先喝杯茶,歇一会儿,吃啥饭?我给你做去。”我笑眯眯地说:“今天有件喜事告诉你。”老婆问:“什么喜事?”“我在外遇……”话没说完,老婆收起笑容啪地打了我一记耳光,我只好喃喃地说:“……遇见了20多年不见的好朋友。”

凡人小记

萝卜缨儿

□杨海杰

朋友开了一家饭店。星期天,我为了体验生活,和她一起去采购。

早上8点,我们驱车来到蔬菜批发基地,那里已是车来车往,付款的、过秤的、货比三家的,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。

当我们装车时,迎面走过来3个人,他们拉着小推车走到我们车后,我忙问:“你们有什么事儿吗?”我的话音还没落,只听那个中年妇女惊喜地叫道:“这车里有两袋萝卜。”

我愣住了,这萝卜是我们付过款的,这是怎么回事?看到我疑惑的眼神,中年妇女解释:“不要误会,事情是这样的,我们今天早上7点就到这儿了,是来买萝卜缨儿的,谁知道人家不卖,我们只好跟每个买主商量,看能不能把萝卜缨儿给我们,可是没人同意。”我好奇地问她要那干啥。她说:“治病,那是药引子。”

听完事情的原委,朋友果断地说:“小事儿,你们现在就把萝卜缨儿拧下来吧,反正我要萝卜缨儿也没用。”随后,朋友又说:“这样吧,天这么冷,你们以后不要跑这么远了,我给你们个地址,每周六你们到我店里去取,我给你们留着。”

当我们满载而归时,太阳晒得我们暖暖的。

啼笑皆非

听岔了

□彭杏鸽

周六,同事小雪来我家做客。小雪是今年才来我们单位的,她和她的男友正处在热恋中。我打趣道:“恋爱的滋味很甜蜜吧,你快说说,有什么感觉?”

小雪不好意思地说:“没什么感觉,就是感到话费太多了,上个月话费100多块,这个月又交了200块!”“谁让你们俩总爱煲电话粥呢!”“没办法,一不见面就想给他打电话!”……

这时,坐在一旁的80多岁的奶奶对小雪说:“闺女啊,你搞对象咋还要买化肥啊?谈恋爱咋和种庄稼扯上关系了?”

听了奶奶的话,我和小雪笑得前仰后合。原来,奶奶把话费听成化肥了!

洛阳写手  
写百姓事

投稿邮箱:bxxiesshou@163.com

联系电话:65233688